

也说行李

□ 李志川



网上搜索显示:行李是一个古老的词汇,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沿用。《校注》:「行李」本义为使者,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:“行李之往来,共其乏困。”今一般指行人出门时所带的衣物、生活日用品等,并将其打包好能轻易携带。

我这里所写的是行李的今意。

人的一生出门回家,行走奔波,或远或近,虽说有大小多少之分,但总是离不开行李的。行李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,也是一个人生活经历的见证。

我最早的行李概念应该是插队落户去湖口县五里公社,带的行李是一床棉被、一口木箱子、一个线网袋,里面装的是脸盆等杂物,从而开始了我7年的知青生活。记忆最深的是临开车时,母亲突然跑到大卡车下,给站在车厢边的我递上一个布包,然后掩面走了。我打开布包,里面是一块月饼。朝后望着母亲在送行人人群中模糊的身影,我的眼睛也模糊了。

网上查了下日历,1968年的中秋节是10月6日,我下放的日子是10月15日。那时候月饼凭票限购,这块月饼是母亲瞒着家中弟妹藏起来的,为的是要留给即将离家的长子啊!

后来的岁月里,行李成了我颇为动脑筋的事情了。

先是和一个上海女知青恋爱了,并和她结婚成家。于是每年回上海探亲就成为常例。

去上海要整理行李。那年月流行是大旅行袋,两个大提环的帆布或塑胶面的布袋。一般情况下,一个袋子装换洗的衣物,另一个袋子装些农产品:花生、芝麻、黄豆、绿豆、薯粉、麻糖、麻油、菜油、笋干、霉干菜什么的。这是上海知青喜欢带回家的东西,在湖口当地也并不好买,要想法子找熟识的老农才行。也有上海知青带生鲜红薯回上海的,那是没钱买其他东西了。后来我还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写了个短篇小说《萝卜苕片》,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上。

当然还会带些鸡鸭、鱼、猪蹄膀、猪脚等鲜物。这些在上海也是紧俏货。鸡鸭是活杀了褪毛;鲜鱼剖了肚子不刮鳞;猪肉类当然也是新鲜的。也有的上海知青干脆带上半边猪屁股去上海。我们也不是每次都带,但多多少少地会带一些。这还是重物,又不能憋闷,所以只能在外用麻绳串着,找了根木棍或小竹扁担挑了。

那些年每到春节前后,去九江大轮码头看看,全是些拎着旅行袋、挑着鸡鸭鱼肉的上海知青,一个个累得汗水一身,头发湿搭搭的。从九江开往上海的大轮船要航行三天两夜,偌大三四层的船舷栏杆上,挂吊的全是赤裸裸的猪肉、鸡鸭和大鱼小鱼。冬天船外冰冷,这些生鲜东西不会腐坏。

在上海家中过个春节,不过个把月的时间就又要回来了,又是要准备行李。

这回带的东西就全是上海货了:奶糖、五香豆、榨菜、酱瓜等上海小吃,更主要是白糖和肥皂,是外地紧俏买不到的生活实用好东西,回来给家中亲戚分分,还能送半斤一块给老农联系感情。后来的年月又流行买上海的凉鞋、呢子中山装。有一年我帮家人和朋友一次竟然带回来了五件呢衣。又是包包裹裹地坐大轮船回来。

正月底二月初,你再到九江码头湖口车站去看,来来往来的又全是上海知青了。有一个镜头我一直难忘:那是在湖口县城汽车站,可能是其他上海知青去买车票或集体做什么去了,把所有的行李包裹围一个圆圈,让一名上海女知青站在圈子中间看守。这名女知青很年轻,不过十六七岁,漂亮的脸上满是无奈和惶恐,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般紧张,如其说是她看守着行李,不如说是行李在看守着她……

后来我们夫妇俩调到无锡工作,我又开始了反方面的探亲了:每年都要回家看望母亲。

行李还是要拿的,不过却由旅行袋改成行李箱了,底部有两个滑轮可以拖行。仍是一个箱子装换洗的衣服,另一个箱子装什么呢?物质已经丰富了,鸡鸭鱼肉不要带了,就带些土特产:无锡酱排骨、宜兴紫砂、惠山泥人,还有苏州的绸缎等,反正不会空手。有一次开车回湖口,竟然装了一车10多箱无锡水蜜桃。而带回无锡的呢,也还是湖口的特产:豆粿、糍粿、印粿,都是我爱吃的乡味。起先还有咸鱼腊肉,无锡这边咸鱼咸肉不出风晒太阳的,没有家乡的腊肉腊味香。后来说要少吃腌咸东西,就不让兄弟姐妹们再给了。两个箱子装不下,就用纸箱子装,反正来来回回地仍还是满载重负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,这样来来往来的四五十年了,如果把我经手搬运的行李集中起来,没有一轮船也至少有好几卡车了。我曾自嘲:我夫妇俩这辈子和行李有缘,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!

没想到我们退休后,行李情缘并没有停止,而是更扩大化了。

女儿嫁了个德国人,领着两个外孙女跟丈夫去德国了。于是,这回我们的探亲就成上下两头跑了。上头是仍去家乡湖口看望老母亲和兄弟姐妹;下头是去德国看望女儿一家人。

去国外就不再是两个行李箱了,飞机上是可以托运每人两件行李,即两个行李箱子,两人就是四个了。装些什么呢?也还是用一个装换洗衣服,另外三个就是带给孩子们的东西了,有两个外孙女儿穿的衣服、吃的上海零食,更多的是带了些香菇、木耳等干菜,还有豆豉、腌辣椒、蒸肉的炒米粉、吃火锅的火锅料

等,为的是孩子们能随时吃上中国的口味。还有茶叶,每次都带几十袋(筒)去,送个一袋一筒给德国朋友也是份很好的礼物。往往是四个箱子都装不下,于是每人再带一个20寸的可以上飞机的随身小旅行箱。回来呢?仍还是原箱装回,是送给亲友的礼物,有衣物、化妆品、首饰和保健品等。也仍是满负荷去满负荷来。好在现在用的是更好的28、30寸的万向滑轮拉杆箱了,到机场可以用行李车推,倒不是太累。

有一个小故事:前年去德国时,买的机票换了一航空公司,他们规定每人只限免费托运一件行李。因是到机场再取票,购票公司没有告诉我们,我们也没有细问,老经验还是做了四个行李箱的准备,到托运时才被告知另外两个箱子要付费托运。说尽好话,最后按行李重量计算还是要我们买一只箱子的托运费:108欧元,折合人民币是1000元。女儿女婿来接时告诉他们,女儿笑了:你们把带的那些干货在机场丢了,也不值1000元哪!我们苦笑。女儿说的是事实。可这些东西是我们近一个月来,费心费力,东采西购才买来的东西,明知道不值钱,但这是带给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啊,我们舍不得丢掉!要是可能,我们会把整个上海整个中国的物品全部作为行李打包,给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女们托运过来!

好在现在国际交流畅通,在德国有多家简称“亚超”的亚洲超市,什么样的中国货物都能买得到;中国的饭店也遍布各个城市,随时随地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菜肴。所以我们再去女儿家时,那些干菜干货就不用带了。但箱子也不会空的,总会有想给孩子们的东西要带,也总是会把托运量全部用到位。每次要去孩子家前,我们夫妇俩都准备一个本子,把能想到的东西都记在上面,再按单子一一去采购置办。

这回来女儿家探亲,临行前一天,妻子忽然想到可以带一个市场上刚出来不久的自动炒菜锅,好让女儿烧中国菜方便些。可是实体店买不到,网购快递时间又不够,情急中我俩就跑到朋友赵先生家里,拿走了他们刚买不久的锅子,带到女儿家来了。

我又自嘲:如今我夫妇俩又为国际交通运输作贡献了。

“我曾经豪情万丈,归来时却空空的行囊。”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费翔演唱的歌词,轰动一时。他唱的只是一种游子心境。其实旅人永远不会有空空的行囊,每个外出和回家的人都是会想办法把行李装得满满的,装得再也装不下了。看看如今春运期间来往的旅人,哪一个不是大箱小包,鼓鼓囊囊,回家时装满了对父母和孩子们的歉疚,出门时装满的是父母对儿女的牵挂,那行李里装的都是不尽的情和爱啊!

别了,2019

□ 欧阳华

别了,2019
一甩手您就走
把我抛在脑后
我挥了挥手
也不见您回头
只是丢下一路
呼啸的寒风在吼

别了,2019
不管是喜是忧
都是曾经的拥有
那春花夏柳
那橙黄桔绿之秋
那冬河水悠悠
都是无法忘却的事由

别了,2019
任凭踌躇良久
任凭深情地守候
也再无法与之挽留
也再没有了邂逅
转身即在
新年的门口

冬至·雨

□ 徐勇华

雨滑落下来,与落叶碰撞到一起
当铁皮屋顶响起沙沙声
悬铃木晃动一个又一个身躯,紧紧抱着雨
那一刻,死生契阔

那一刻,黄昏正在靠近
光亮处,半青半黄的茅草伸出舌翼
相互润湿干渴的嘴唇
旱,抽去了它们的肌肉与经脉

路灯下雨线有序地行进
一片、一朵、一根、一枝、一树
它们重新现出亘古而又清澈的自尊
那一刻,死生契阔没有悲伤

其实我忘记了冬至
相对于万物,雨更迫之所需
相对于冬,我更渴望一场大雪
雪结成冰有天上的骨头

冬至

□ 于学荣

不必说冬至。
我们健忘,
但未废农历,
不拒绝冬天。

冬天早来了。
我们迎接过两次雪,
没有雪但是有冬天,
我们有心有肺。

冬天的路上怀旧。
我们朝银杏树,
翻看坠金的贝叶,
听冬天诵经声。

冬冷冬晴在古谚里,
我们在寒暖不定间,
冬天在重新定义中。
谁带来暖冬?

但冬天的故事寒冷。
十二月通红的鼻子,
一个人的独游,
这都是真的。